



Der
Hod
n
enedig

[德]
托马斯·曼 著
姬健梅 傅惟慈 译
魂断威尼斯

托马斯·曼
经典两中篇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[德]

托马斯·曼 —— 著

姬健梅 傅惟慈 —— 译

魂断威尼斯

Der Tod in Venedig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魂断威尼斯 / (德) 托马斯·曼著 ; 姬建梅译. —
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2
ISBN 978-7-5594-1221-8

I. ①魂… II. ①托… ②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
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2087号

书 名 魂断威尼斯
作 者 (德) 托马斯·曼
译 者 姬建梅
策划出品 九志天达
责任编辑 姚 丽
策划编辑 李 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字 数 120千字
印 张 8.25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221-8
定 价 39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导读 百年痴迷 / 001

魂断威尼斯 / 011

第一章 / 013

第二章 / 025

第三章 / 041

第四章 / 093

第五章 / 117

导读 走上翻译之路 / 165

特利斯坦 / 169

导读

百年痴迷

德国作家托马斯·曼的中篇小说《魂断威尼斯》在1912年出版，至今刚好一百岁。中国社会所认识的《魂断威尼斯》至少有两个版本（第三个版本是歌剧版，但在中国不通行）：第一个版本是一部小说，小说作者托马斯·曼早在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他的《魂断威尼斯》和其他代表作在中国享誉多时。第二个版本是在1912年的小说版面世近六十年之后，意

大利同志导演卢奇诺·维斯康蒂（Luchino Visconti）推出的电影版《魂断威尼斯》，由英国著名同志演员德克·博加德（Dirk Bogarde）饰演德国绅士“阿申巴赫”，并由伯恩·安德森（Björn Andrésen）——他可能是西洋电影史上最俊美的男孩之一——饰演波兰美少年“达秋”。小说原版和电影改编版各有巧妙，但具体展现声色的电影版难免比小说版在中国社会（在其他国家亦然）留下的痕迹更为鲜明。

两个版本的内容大致相同，情节很简单，就明写在标题上：有人在威尼斯断了魂。“魂断威尼斯”是“果”，而断魂的“因”是痴迷：一名五十多岁的绅士从德国到威尼斯旅行，偶遇一个让他痴迷的十余岁波兰男孩。当时瘟疫袭击威尼斯，但中年男子却因贪恋美少年，舍不得逃亡。最后他一边看着美少年的身影，一边放任疾病夺走他的性命。

这个故事流传了一百年，主要原因可能不是它的简单“情节”，而是它描绘的痴迷“状态”。故事情

节通常很在乎进度，越是赶进度（节奏越快）就越受到一般读者观众的欢迎。相较之下，痴迷则跟赶进度的逻辑脱节，根本是一种鬼打墙的状态，身陷其中的人只能选择越陷越深或选择忍痛抽身。如果两个人相遇，然后谈恋爱，然后发生亲密关系，然后婚嫁同居或分手，这整个过程叫作情节。如果两个人相遇，但只有各自偷看对方、猜测对方的心意，没有对话没有互动，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种状态，没有情节。有情节的爱恋往往是被祝福的、被期待的、有未来的；没有情节的痴迷状态则被忽视，也就不被看好，没有未来可言，

甚至让人绝望、联想到死亡。《魂断威尼斯》的中年男子就算没有真的（literally）因病而逝，他恐怕也免不了譬喻层次的（metaphorically）心死。

在我整理中国同志文学史的过程中，我发现《魂断威尼斯》电影版是一座国外的灯塔，让本土的文本借光。在苏州庭园中，“借景”是把园外的美景借到

园内的魔术；长久以来外国文学在文本中多次提及这部电影，就形同借景。由于借光、借景，中国的文本得以展现痴迷的凝止状态。阿申巴赫痴迷达秋的理由是暧昧不定的，固然可能是因为同性恋，但也可能是因为仰慕“美”或怜惜青春。这种暧昧，对中国文本来说特别方便：文本得以借着称赞（比较形而上的？）青春美之名，行肯定（比较行而下的？）同性恋之实；也可以借着（肉体层面的？）同性恋这个跳板，进而探究（精神层面的？）何谓青春何谓美。

我用“青春崇拜”一词指称中国文学中的一种倾向：借着崇拜青春之美，让某些礼法不容的欲望得以找到呼吸的机会。诗人杨牧在1976年出版一部散文《年轮》，文中《一九七二》这章写于1972年（《魂断威尼斯》电影版放映一年后）。分为四节，第一、二、四节写的是在中国看不到的、充满大自然撞击力的风景。作为压轴的第三节写的是当年在中国也不会看到的异人情事：“同性恋”（杨牧采用这三个

字)。诗人还特别提及《魂断威尼斯》。“《威尼斯之死》里尚且有另外一种亘古的带着罪底烙印的爱恋——柏拉图经典里（按《飨宴篇》）男性对于男性的沉迷——只是对一种完整的，绝对的‘美’的要求——神与魔的交替，如何残忍地吞噬一颗最具知识能力的心灵。”对诗人来说，《魂断威尼斯》表现的痴迷有两种读法：一是对同性痴迷，二是对美的痴迷。因为崇拜青春美在艺术的国度中是理直气壮的，所以青春美挟带的同性恋眼神也就可以被理解、被谅解。在那年头，白先勇的《孽子》还没出版。

曹丽娟的短篇小说《童女之舞》也提及了《魂断威尼斯》；按我的诠释，《魂断威尼斯》的青春崇拜代替《童女之舞》说出《童女之舞》没有明言的讯息：小说中主人翁童姓少女坦诚她仰慕鍾姓少女活蹦乱跳的青春模样，却不必明说童“刚好”爱慕了同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魂断威尼斯》是男人痴迷男孩的故事，但这种痴迷被“转性”挪用在女孩痴迷女孩

的《童女之舞》中。

在朱天文的长篇小说《荒人手记》第八章，主人翁小韶——中年男同志被男孩勾搭上了。小韶将对方称为“费多”（Fido Dido，20世纪90年代初的流行动画人物），而费多叫小韶“PAPA”（爸爸）。PAPA去费多家，看费多做一堆无聊事，而他本人联想起《魂断威尼斯》：费多是美少年，而 he 自己是老艺术家。

在吴继文的长篇小说《天河撩乱》中，书中主人翁时澄在1970年离家到台北补习重考大学，偶然在电影院第一次看了《魂断威尼斯》，惊觉电影院内男男观众趁黑互相手淫的生态。在这种黑压压的情境中，时澄看不见谁美谁青春谁是同性恋——又美又青春的同性恋就是时澄自己。

电影版魅人，渲染了痴迷的状态。但我也要强调，原著小说除了展示痴迷状态之外，还触及了电影版无暇照顾的几种课题：例如，灵与肉之间应该如何取舍？——这个问题难免会被解读成“精神上的恋

爱”与“肌肤之亲”的取舍。但小说其实是在思考：艺文创作者究竟是要透过具体的东西（包含人体，以及身体的触觉嗅觉等等）来认识美，还是要透过抽象的思考来认识美？阿申巴赫该留滞意大利亲自“体验”异国，或是该留在德国的书房内读书自省——这就是灵肉的取舍。

说到这里，我是要提醒：《魂断威尼斯》展现的痴迷并非只发生在阿申巴赫和达秋之间，也发生在阿申巴赫和“肉体经验”（而非“精神”与“超越经验”）之间。阿申巴赫在小说中吃了两次烂熟的草莓——这两次经验与其说跟达秋有关，不如说跟他不知如何拿捏感官知觉的笨拙有关。烂熟的草莓看似迷人，却也逼近死亡。阿申巴赫在有意无意间，也对死亡痴迷：看起来他是为了达秋而不得不留在瘟疫笼罩的威尼斯，但说不定他是以达秋之名行留在死城之实。威尼斯充满死气，却因此特别迷住他：死亡不再是抽象概念，而是他的肉体经验。

小说原著除了更细致思考灵肉和痴迷的多种孔穴之外，也探究了“现代性”的问题。在小说中，德国看起来比较现代化而有效率，意大利则是落伍散漫的。在威尼斯旅程中，阿申巴赫不断遭遇到没有效率、破坏时间规划的谬误，例如他本人和行李意外上错船。一开始时他躁怒，却慢慢学会释然，甚至进而懂得享受浪费时间的乐趣。在浪掷光阴的过程中，纪律应该遵守还是扬弃？阿申巴赫正因为一辈子遵守各种纪律才爬到当前的社会地位，但他在威尼斯却渐次扬弃纪律。在迈向死亡的过程中，阿申巴赫跟“现代性”告别。

《魂断威尼斯》的两种版本都以“追求美”“追求美男”称，它们呈现的丑也就因此容易被忽略。其实阿申巴赫在旅途中看到多种老丑之人（电影版也不吝于给他们特写画面），他害怕他们，却也忍不住盯着他们看，也联想到他们跟自己的相似——他去找理发师染发、上胭脂的这一段，通常被解释为他希望变得美观年轻，借此取悦达秋。这种诠释固然有理，但

阿申巴赫也确知染发抹粉的行为，只是让他自己更加贴近那些他又怕又爱看的老丑怪人。整顿门面之后的他，未必能够更有效地逼近达秋的美，却保证让他跌坐老丑的阵营。在小说和电影中，他从来没有真正跟达秋说过话，更没有跟他握过手或进行过其他肉体碰触（这样“去性化”的痴恋却广受同志文学看官所爱），但他反而真切地跟老丑发生关系了：就发生在他的肉体上，他承认，而且他可能也享受这个真相。

电影和小说的结尾都很凄厉。电影中达秋在海中指向太阳的动作，是指他跟太阳神打招呼吗？小说最末提及达秋时，却意味深长地称他为“招魂者”（derPsychagog，英文版译作“summoner”）：看起来，达秋也算是死神的人马。

美与丑，生与死，其间距离就跟灵肉之间一样迷离。

2012年于台湾 纪大伟

魂断威尼斯



【德】托马斯·曼 著

姬健梅 译

第一章

等他自白日梦中回过神来，他发现在门廊上有个男子，就在那两只守卫着露天台阶的怪兽（《圣经·启示录》里的怪兽）上方。那男子不寻常的外表把他的思绪带至完全不同的方向……